



贾康：既要看当下，也要注意短期和中长期的衔接



意见领袖 | 贾康

“长短结合观大势，多措并举谋大局”这个主题，提炼得非常具有现实意义，在表述上也很有其内涵。长短结合观大势，既要看当下，注重短期的问题，也要注意短期和中长期的衔接，特别是要注重把握客观规律。中国人一向推崇的“取势”即是要看大势，意思实际上是要洞察事物发展规律，面对错综复杂的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的困扰，努力把握确定性。取势以后的明道、优术、择时，是顺理成章展开的。



多措并举谋大局，内涵就是指向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战略目标。经过长期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代化和平崛起，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愿望、满足整个中华民族可持续发展的最大、最根本的利益之所在，是我

们必须时时刻刻牢记心中的发展大局。

从短期的视野看，国民经济面临着相当严峻的形势。短期感受的经济下行受到的不利因素影响，至少有 4 个方面。现在中国经济处于下行过程的起源，要追溯到 2010 年。在 2010 年，我们成功抵御了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使中国经济的年度表现又站在了两位数高速增长的状态上，那一年度，经济增速是 10.6%，和之前改革开放 30 年总计平均增速 9.8%是一脉相承的，更是和邓小平南巡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的 1992 年到 2010 年共十九年的年均增长速度——10%以上高度一致的。但也就是在那一年接近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决策层非常清晰地提出了“稳中求进”这个带有哲理意味的指导方针，“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后来又进一步明确表述为“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我国经济发展到 2010 年，人均国民收入达到 4000 美元左右。这是从改革开放初期很低的水平——全球将近 200 个经济体中位于 190 位之后的极低水平——一路提升上来的。尽管当时人均 4000 美元在全世界仍然排在 100 位以后，但是对于中国本身来说却已经坐稳了中等收入经济体这把交椅。依照其他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经济体的发展过程看，到了这个阶段，势必要告别原来经济起飞、粗放发展阶段特征，而转入一个新阶段。中央的指导方针就是要在在这个阶段转换中，稳住我们的基本运行态势，追求高质量发展。后来在引领新常态的具体指导方针中又特别强调：我们要解决的矛盾主要是结构失衡问题，必须以结构优化支撑高质量发展。所以，经济运行特征从高速向中高速的下调，和经济发展质量从低中水平向中高水平的上升，势在必行。

主客观因素综合在一起，中央认为这个阶段转换的过程中，应该实现一个“L型”，它的一竖是表示经济下行，尾巴拉出来后，就应该转入一个中高速的平台状态，而且这个平台持续的时间段越长越好，即所谓“由新而入常”。引领新常态在使企业、地方经历一些阵痛之中，国民经济在结构优化等方面取得进步。在2015年下半年到2018年上半年的12个季度，中国经济年均增速为6.7%到6.9%，波动区间很窄，已有希望乘势确认L型转换，但此时另一个影响中国经济下行的因素出现——中美关系交恶。美国对中国施压，一开始称为贸易战，很快地，外交战、科技战、金融战，乃至人们已担心擦枪走火的局部热战风险，种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市场预期明显下调，经济增速击穿了原6.7%的下限，到2019年，全年只有6.1%，2019年第四季度则为6.0%。经济下行到2020年，又加入了新的不利因素——新冠肺炎。疫情造成了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大降，出现几十年从未有过的负增长。二季度，以4月8日武汉解封为标志，复工复产相对顺利，2020全年实现了2.3%的增长，成为当年全世界主要经济体里唯一一个正增长国度。2021年的上半年复工复产继续相对顺利，全年同比增长8.1%，但下半年又有一个不利因素，就是中央在经济工作会议上总结的“三重压力”交织叠加的问题。从经济阶段转换到中美关系交恶，再到疫情冲击，到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综合而成的三重压力叠加，是中国经济运行下行所受到的4个方面的不利因素。

当前在这四重因素叠加的惯性作用下，迫切需要扩大内需，消化外部的供给冲击，弱化并稳住预期，让它转好。这些努力正在全国实施开展。

贯彻去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主线就是要坚定不移地贯彻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聚精会神抓住发展这个硬道理，使我们的经济运行状态能够维护在合理区间。今年两会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给出了年度增长指标 5.5%左右的引导性目标。当下，我们要高度重视国务院领导已经表述的“超预期”的压力问题，两会以后以上海为代表的局部疫情冲击，和原来已有的珠三角、东北以及后来北京等地的疫情交织在一起，对于国民经济的损害程度不可低估。国务院新近布置了 33 项刻不容缓的稳经济大盘措施，要抓紧落实。实际运行中，短期来看，特别突出的问题，就是怎么样能够承受住这一轮突起疫情的不良冲击，化解下行压力，在稳住经济大盘后，如何对接原来要实现的中高速高质量发展。贯彻党中央国务院指导精神，在抗疫清零的技术路线已经形成一定路径依赖的情况之下，要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对一些措施组合，作出应有的积极优化，要在权衡抗疫和复工复产两方任务的过程中，以更加科学的精神处理好一些挑战性问题，争取在二季度至少不能落入负增长，而且增速能表现得有一定的正值。即使二季度能够达到一季度 4.8% 的增长水平，全年要达到 5.5% 左右这样一个速度目标，也意味着下半年的三四季度，经济增速要翻到 6% 以上。

因此，今年稳经济大盘的任务是相当艰巨的，但是别无选择。短期来看，必须扛过疫情的冲击，稳住经济大盘，促使经济回暖，继续克服经济下行因素，再对接到明后年，对接到中长期视野的“十四五”、乃至更长期的“2035 远景目标”，达到新的“两步走”现代化战略目标。在“十四五”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我们应该力求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后，进

一步推进到 2035 年中国经济的总量折为人均之后,比 2020 全面小康之年再翻一番。要实现这一目标,根据一些学者测算,在 2020 到 2035 年,要达到年均增长速度 5%或者接近 5%。而一般的发展规律表明,现在我们“十四五”期间的增速重心可能是 15 年中最高的,“十五五”、“十六五”经济增速有可能继续下调。所以“十四五”期间,合理的速度应该是年均增速争取在 5.5%到 6%之间。“十五五”要准备增速落到 5%到 5.5%的区间,而“十六五”要准备继续落到 5%以下,这样十五年期间年均增速才能够接近 5%或在 5%左右。这就是一个从短期衔接到未来,面对稳经济大盘和追求进一步推进现代化的一个“经济运行合理区间”下限的基本认识。

把视野放到更长期,以新的“两步走”到 2049 年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梦想成真,则 2035 年是第一个目标,后面衔接递进目标,需要打好扎实的基础。在当前的种种不利因素困扰之下,在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俄乌冲突之后,对于中国不利的一些因素不可忽视,挑战十分严峻。目前企业界的预期,还没有稳下来并形成清晰的向好调整趋势。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稳经济大盘和促使经济回升举措的同时,有必要在当下处理好“观大势谋大局”,必须尽量有一个理性前瞻——中国如果能够如愿推进伟大民族复兴,所依靠的客观的条件是什么?我们主观上应该做的努力是什么?如果理论联系实际地思考这样一个观大势谋大局的问题,我愿意首先强调:在种种不确定性中,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经济继续向前发展客观上存在的一系列和“成长性”概念相关的有利因素,或者说,是我们

可以调动潜力、进一步发挥活力的客观因素。

中国经济的发展，应该顺应全世界人类文明进步发展的主潮流，这一潮流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概念：

第一是工业化。以整个人类文明发展过程看，就是在工业革命发生以后，中国这个唯一的一个古老文明没中断的国度严重落伍了，鸦片战争后我们已经被工业革命大潮远远甩在后面。到了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终于可以大踏步地跟上时代，有望在现代化之路上越走越宽。那么工业化现在在中国走到了什么样的发展阶段？我不同意有的学者援引一些国外学者的量化指标和自己分析所得出的结论——中国工业化已经走到了后期。我们要注意，“十九大”的政治报告非常清楚地表述到：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我们的这个国际地位没有变——发展中经济体所对应的工业化发展阶段，不能认为是到了后期，直观上，中国沿海的某些高地确实有工业化后期的一定特征，但是沿海的洼地，更广袤的中部、西部区域，放眼看去，总体来说，工业化只是中期或者中期向中后期的转变，在某些地方甚至只是初期的特征。整个中国大体上是从工业化的中期向中后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42914

